

馬偕與「生番」：  
十九世紀獅潭底教會的建立\*

曾尹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張崑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 摘要

依據北部長老教會歷史的紀錄，馬偕在臺傳教29年，共設立60間教堂，其中最深入內山的教堂為——獅潭底（內獅潭），傳教對象為原住民——南賽夏族。

1873為馬偕到北臺灣的第2年，便進入獵人頭區域——南賽夏族進行傳教，當時新港道卡斯族人為簽訂——「墾青山契字」，請馬偕一同前往傳教。馬偕也意圖翻越大雪山，到東部與生番溝通船難事件。雖然順利於1873年10月10日設立獅潭底教會，但當時獅潭底聚落並不平靜，當地賽夏族不時與漢人（客家人）、平埔族（道卡斯族人）、原住民（泰雅族人）發生廝殺爭地的事件。而同年年底馬偕所派出的傳教師也因此遇害，迫使終止設立3個月的教會。

1875年清政府施行「開山撫番」的政策，全臺灣的族群分佈有了改變。獅潭山區最著名的兩位拓墾家：黃南球、劉緝光，藉著武力驅逐當地的原住民，獲取豐富的樟腦資源。使得1892年當馬偕再次進入獅潭底傳教時，早已找不到當年傳教的南賽夏部落，取而代之的為漢人（客家人）、平埔族（道卡斯族）的移民。

關鍵字：馬偕、長老教會、傳教、獅潭、原住民、賽夏族

## 壹、前言\*\*

臺灣的西洋傳教士因天津、北京條約簽訂之後，正式來臺傳教、開設教堂。最早進入臺灣傳教的兩個外國教會為：1859年天主教西班牙道明會的郭德剛神父（Fernando Sainz）及1865年基督教英國長老教會的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牧師、馬雅各（Maxwell）醫生，主要傳教地區都以南臺灣為主，對象均為平埔族及漢人。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到臺灣後，拜訪南部長老教會李麻牧師<sup>1</sup>，瞭解臺灣風俗及傳教成果，隨即進入北臺灣進行傳教工作。依據北部長老教會的歷史紀錄及1895年馬偕出版的*From Far Formosa*一書，馬偕在北臺灣所設立的教會總計60間。隨著2012年馬偕日記全文出版後，真理大學校史室統計教堂及佈道所共計91間，幾乎皆為漢人（閩南、客家）、平埔族（凱達格蘭、噶瑪蘭、道卡斯）為主要的傳教對象。

唯一的特殊區域為獅潭底（Sai-tham-toe），<sup>2</sup>1873年是馬偕抵達北臺灣後的第2年，於淡水、五股坑教會成立之後，便意圖進入獅潭底，對當地的生番——「南賽夏族」進行傳道。在當時的生活環境，漢人、客家人、平埔族、生番，相互爭地、敵對及仇視的狀況下，為何急於進入「生番」的領域進行傳教，是何種原因讓馬偕選擇「獅潭底」？透過這個唯一的案例，可以瞭解19世紀清末時期的外國宣教士，在生番的教區開拓上，到底面臨何種

---

\* 本文中，「生番」一詞的使用，依據馬偕日記中所使用英文「Savage」一字及當時清政府對於原住民的認知、官方對於居住於番地人民的定義。

\*\* 本文之順利發表感謝中研院臺史所林玉茹研究員細心指導，承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之審查意見與修正建議，特此致謝。

1 李麻牧師（Rev. Hugh Ritchie 1840-1879），1867年12月13日與夫人抵達打狗，為英國長老教會宣道會派來駐臺的首任牧師，在1871年12月甘為霖牧師來臺之前，為臺灣島內唯一的牧師。

2 獅潭底，即今苗栗縣獅潭鄉。馬偕使用白話字所標註，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臺北：前衛，2007年），頁323。

問題？遭遇何種外來的因素影響？以下本文除了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之外，將分為3個部份：一、關於獅潭底的賽夏族，二、馬偕在獅潭底的傳教，三、獅潭底教會傳教不利之分析。

##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目前有關馬偕傳教歷程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醫療、<sup>3</sup>教育、<sup>4</sup>平埔族<sup>5</sup>傳教方面，而2004年《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sup>6</sup>收錄英國倫敦東方非洲學院保存的宣教師檔案，主要為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在南臺灣宣教的書信及照片。其中文中所指的「原住民」為當時已被漢化的平埔族，以西拉雅族<sup>7</sup>及巴宰族<sup>8</sup>為主。文中所提到「野蠻部落」、「野蠻人」才是指高山族或生番，清代外國宣教師沒有護送人員同行是無法在「生番領域」活動；<sup>9</sup>另外也總被寬廣湍急的河流給阻隔著。1863年，天主教最初設

- 
- 3 許妝莊，〈從偕醫館到馬偕紀念醫院——殖民地近代化中的醫療傳教（1880-1919）〉（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林昌華，〈「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臺北文獻》，第180期（2012年），頁209～244。
  - 4 陳立宙，〈馬偕教育活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曾柏翔，〈馬偕教育志業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葉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1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5 古庭瑄，〈馬偕設立之噶瑪蘭教會量變的研究（1873-1923）〉（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陳偉智，〈族群、宗教與歷史——馬偕牧師的宜蘭傳教與噶瑪蘭人的族群論述〉，《宜蘭文獻雜誌》，第33期（1998年），頁43-72。
  - 6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臺北：順益博物館，2004年）。
  - 7 1868年設立木柵、溝坪（高雄內門）、1870年設立左鎮（臺南左鎮）。
  - 8 臺中豐原、神岡、東勢一帶。
  - 9 外國人進入內山，通常隨行的人包括：嚮導、通譯、苦力挑夫數人（行李、食物及給生番的禮物）、有時苦力會要求增加1組武裝護衛隊（保護行程的安全）。史蒂瑞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臺北：前衛，2009年），頁45、52。

立的萬金天主堂所在地，便是平埔族馬卡道人部落與客家人聚集地。<sup>10</sup>1865年5月，郭德剛神父曾意圖往距離萬金附近1日路程（現今赤山）的生番社進行傳教。雖然進入山區，但因語言不通、手勢也無法傳道，因此希望吸收生番的孩童加以訓練。<sup>11</sup>之後，雖多次進入生番領域，但因生番並無習慣出售兒童，因此始終無法成形。<sup>12</sup>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師也進行生番的佈道，和必麒麟（W.A. Pickering）透過老平埔族人及助手一行人，<sup>13</sup>攜帶著槍枝，度過危險，拜訪南部荖濃和美壠社。沿路遇到雁裡社人、布農族人來此進行交易，也拜訪了南鄒族部落。<sup>14</sup>之後，李庠牧師也到中部埔里社傳道，周遭都有「野蠻」部落。不過，海外宣道會仍並不支持向生番傳教，認為應該將力量集中在漢人團體，畢竟這些團體占全島的多數。<sup>15</sup>當時的外國宣教師，均多次進入南臺灣的高山族傳教；但一直未設立傳道所。

臺灣高山原住民族的設教，直到1923年，才有第1位臺灣太魯閣族的基督徒出現——芝苑。<sup>16</sup>透過她開啟太魯閣族信仰的開端，也陸續將基督教傳給其他原住民族，如：阿美族、布農族、泰雅族等。<sup>17</sup>因此，有關基督教在原住民地區的傳教研究也都從日治時期開始，如：林素珍，〈臺灣基督長

10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探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1999年），頁106~109。

11 清季天主教在華傳教，設有育嬰所，收養孤兒及棄嬰，施洗後後給予照料。因送嬰者大多家境清貧，教會對送嬰兒者也會給予賞金。當時教會主要用意是透過收養孩童的過程，培育成傳教師。資料來源：王鈞生，〈基督教與明清兩朝〉《基督簡史——基督教及西方發展史與中國》（臺北：宇河文化，2012年），頁391~420。

12 大國督著、陳嘉陸譯，《臺灣の天主教小史》（臺北：杉田書局，1941年），頁48；《天主教來臺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天主教道明會，1960年）。

13 必麒麟（W.A. Pickering）1840~1907年，英國人，1863年來臺，先後任職於打狗子口海關、安平海關、天利行、怡記洋行；多次深入探訪臺灣原住民領域。

14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探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1999年），頁124~135。

15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的接觸1865-1940》（臺北：順益博物館，2004年），頁11~12。

16 芝苑 Ci-wang lwal，原住民中第1位受洗歸主的基督徒，被稱「臺灣原住民信仰之母」。因遇到加拿大宣教師 Miss Adair 和 Rev. James Dickson（孫雅各牧師）鼓勵她念淡水婦女聖經學校。

17 酋卡爾 著，尤哈尼·張英華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年6月），頁64~66。

老教會對臺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1912-1990）〉。<sup>18</sup>清代對於外國人在生番領域傳教的記載，幾乎是微乎其微。

在此之前，對於高山生番的傳教，一直是無解之謎。也因為資料缺乏，清代對所謂「生番」地區的傳教，鮮少被提到和注意。包括：1923年《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1965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及1972年《馬偕博士在臺灣》3本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代表性的書籍，完全沒有提及。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獅潭底教會本身，因為1935年關刀山大地震，<sup>19</sup>獅潭地區房屋全毀，造成1935～1950年教會所有活動暫停，甚至教會的傳教歷史消失，無法取得相關資料。目前唯一的重要物證，為在獅潭鄉新店村內民宅「彭城堂」前院的1棵超過120年龍眼樹（圖1）。相傳馬偕過往到獅潭底時，都會在此棵龍眼樹下為民眾拔牙。而「彭城堂」的屋主為「劉姓家族」，目前也不屬於基督徒。

在教會史中，書寫最完整的為學者賴永祥整理《教會史話》，其中有關描述馬偕進入獅潭底的文章有6篇，<sup>20</sup>所引用的史料包括：馬偕日記原文、馬偕的 *From Far Formosa*、甘為霖的 *Missionary Success*、<sup>21</sup>巴克斯<sup>22</sup>的 *The*

18 林素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臺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1912-1990）〉（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19 震央位於今天臺灣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水庫及關刀山一帶，芮氏規模7.1，是臺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

20 賴永祥，〈史話239許銳在獅潭底遇害〉，《教會史話》，第3輯（臺南：人光，1995年），頁99～100；〈史話536馬偕歷訪獅潭經過〉、〈史話533一八七二年的獅潭〉、〈史話534馬偕進入賽夏族區〉、〈史話535船長巴克陳述賽夏〉、〈史話537馬偕攀登雪山記略〉，則參見《教會史話》，第6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http://www.laijohn.com/contents.htm>（2015年11月30日點閱）。

21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年），英國長老教會牧師與傳教士，19世紀後期在臺灣南部傳教，1891年10月於臺南創立全臺第1所盲人學校——訓瞽堂，是臺灣盲人教育的先驅者。1871～1917年在臺，共46年。

22 英艦侏儒號（H.M.S. Dwarf）船長Bonham Ward Bax（譯為巴克或巴克斯）於1872年多次拜訪馬偕，且陪同馬偕進入獅潭底。



圖 1：劉家「彭城堂」前院的一棵超過 120 年龍眼樹，相傳馬偕在獅潭底時都會在此棵龍眼樹下為民眾拔牙。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拍攝時間 2013/2/12。

*Eastern Seas*。<sup>23</sup>因每篇均為1200字的短文，內容均考證嚴謹，史料出處清楚，依主題記錄詳實；但欠缺完整且有系統的說明獅潭底教會設教經過，也無分析討論，無法瞭解當時的傳教過程的全貌。其他，另有《偕叻里牧師傳》、《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120週年年鑑1865～1985》，簡述馬偕由新港社出發進入獅潭底對生番傳教。其中較完整詳細的為《偕叻里牧師傳》，說明馬偕進入獅潭底對生番的傳教及傳教師許銳被殺的時間點。然而並無說明當時的大環境狀態，也無法瞭解馬偕在唯一的生番區——獅潭底設教的起因、過程變化以及失敗原因。

本文主要用《馬偕日記》以瞭解其進入獅潭底傳教的過程，再透過其他相關文獻，包括：《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sup>24</sup>英艦侏儒號(H.M.S. Dwarf)船長Bonham Ward Bax所於1875年所寫的*The Eastern Seas;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及馬偕與加拿大差會的書信《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1套1868～1901一～五冊》，交叉比對，以瞭解當時獅潭底所發生的事件及臺灣政局是如何影響馬偕在生番區傳教。

### 參、關於獅潭底的賽夏族

賽夏族在臺灣為人口數量最少的原住民族群之一，由於缺乏文字記錄及清代「開山撫番」政策，四處遷徙，其相關史料非常有限。關於獅潭底的賽夏族，以下分兩部分來說明：一、賽夏族在臺灣的分佈，二、獅潭底的賽夏族。

23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1875).

24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中和：國立臺灣圖書館，2004年)。



## 一、賽夏族在臺灣的分佈

臺灣的原住民賽夏族，主要分佈於新竹五峰鄉和苗栗南庄、獅潭，是北部山區的 1 個獨立的族群。<sup>25</sup> 分為南北兩群，對照現今行政區域，北賽夏主要居住在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及花園村。南賽夏主要分佈於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蓬萊村、南江村、百壽村（圖 2）。<sup>26</sup> 在康熙 61 年（1722），臺灣首度劃定「番界」。而賽夏族一直是臺灣原住民中人口最少的一族，一般而言，被指「居住在海拔 500 至 1500 公尺之間的淺山地帶…」也被稱「淺山番」，<sup>27</sup> 因為相對於 Tayal（泰雅族）聚居地域在深山，賽夏的居住區域靠近平地。<sup>28</sup>

## 二、獅潭底的賽夏族

獅潭位於苗栗縣的東方中部，老田寮溪上源獅潭溪及後龍溪上源地域，介於仙山、八卦力山與八角嶼山脈之間，這些山脈均為雪山山脈的餘脈。外形受到山勢走向的影響，東西狹窄，南北較長，屬於典型的狹長縱谷地形。從新港社向中央山脈走到山中與番社連接的地方（圖 3）。<sup>29</sup> 全境皆山巒，早年賽夏族<sup>30</sup> 生活於此地。<sup>31</sup> 而本文主要所探討的就是「南賽夏」中，居住於獅潭底境內的賽夏族人。苗栗縣除了泰安鄉之外，以獅潭開發最遲，在東方及南方鄰接泰雅族的 klapai、汶水 2 番。<sup>32</sup> 雖然受到崎嶇山嶺的阻隔，但

25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1935 年），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本文篇》（臺北：南天書局，2011 年），頁 115。

26 林修澈，《臺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頁 13。

27 林修澈，《臺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頁 9。

28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7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3 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年），頁 5。

29 郭和烈，《偕叡理牧師傳》（嘉義：臺灣宣道社，1972），頁 146。

30 獅潭鄉原為賽夏族、泰雅族聚居之地，和興以北四村是賽夏族西潭社、下樓社居地，因賽夏語音轉而成「獅潭、下撈」。獅潭北部獅潭溪流域屬賽夏族領域，南部桂竹林則為屬於汶水社的泰雅族所有。

31 賴永祥，〈史話 533 一八七二年的獅潭〉，《教會史話》，第 6 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6/533.htm](http://www.laijohn.com/book6/533.htm)（2015 年 11 月 30 日點閱）。

32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7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3 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年），頁 5。

兩族仍時常發生抗爭，直到 1874 年起（光緒初年），漢人進入做大規模的開墾，<sup>33</sup> 才又將兩族驅趕至更深的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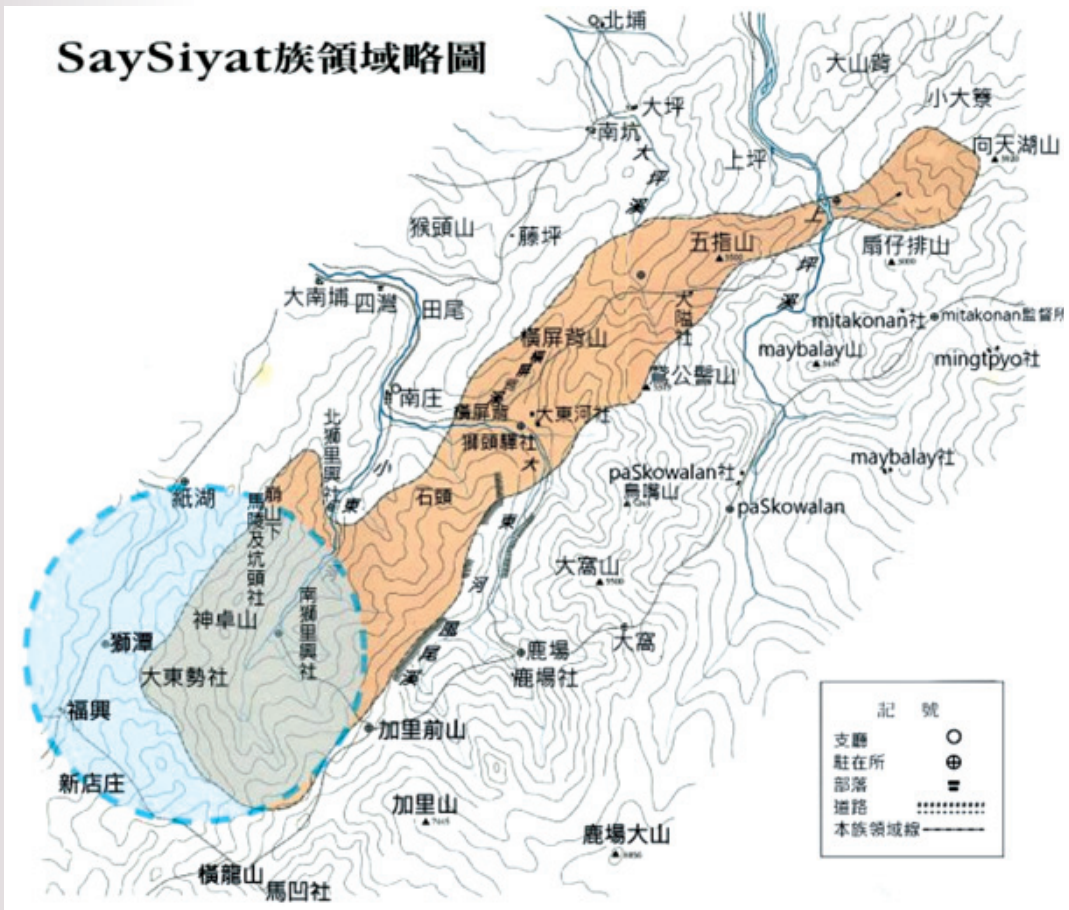


圖 2：獅潭底與賽夏族分佈之地理位置關係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 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第三卷〕賽夏族》1998，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33 獅潭鄉公所，《獅潭鄉志》（苗栗：獅潭鄉公所，1999 年），頁 12。



圖 3：苗栗縣古地圖

資料來源：沈茂蔭，《苗栗縣志第 1 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2~3（本研究重新繪製）。

#### 肆、馬偕在獅潭底的傳教

馬偕於 1871 年 12 月 29 日抵達南臺灣打狗，拜會當時英國長老教會李麻，藉以學習、瞭解臺灣的傳教方式。1872 年 3 月 9 日，馬偕與李麻、德馬太 (Dr. Matthew Dickson)<sup>34</sup> 一行 3 人從臺灣府 (臺南) 乘船經過兩天抵

34 德馬太醫生 (Dr. Matthew Dickson) 是英國長老教會駐臺第 2 位醫療宣教師。德醫生於 1871 年 2 月 10 日抵臺，而於 1878 年 1 月 8 日離職返英，在臺共 7 年。主要是來臺灣接替馬雅各醫生的工作，使馬雅各醫生得以暫時休息。

達淡水河口（滬尾），展開1個多月的教區巡視，直到4月3日雙方才在大社（臺中神岡鄉附近）相互告別。李庥及德馬太返回臺灣府，馬偕則與1位漢人返回北臺灣。在回程途中視察北臺各大城鎮，1872年4月10日租到在淡水的第1個住所。1873年2月18日設立第2間教會——五股坑，1874年4月6日設立第3間教會——新港（平埔社），1874年10月10日設立第4間教會——獅潭底（生番）。為何在短短的1年多的時間，馬偕便意圖進入生番領域設立教會，令人頗為好奇。其中，獅潭底的設教牽扯當地時局變化，為1個外國傳教士無法掌控的。首先，先說明馬偕在獅潭底傳教的過程：

#### 一、首（初）次接觸原住民地區（1872年10月8日～26日）

傳教路徑：淡水（10月8日）→中壢→竹塹→新港→內社、  
大社→生番區→新港→竹塹→中壢→淡水（26日）（共19日）

第1次馬偕南行傳教，在到達臺灣的第1年1872年10月10日，首次前往新港（今後龍附近），而後走到大社及內社，此地當時為南部長老教會的傳教區。在17、18日他巧遇德馬太醫師及甘為霖牧師，並邀約一同嘗試更接近內陸旅行傳教，但被告知已來到「森林生番（savages）<sup>35</sup>危險區，請馬上回頭」。<sup>36</sup>之後，他們3人便互相告別，繼續各自傳道行程。此時，3位所相遇的地方，是南、北長老教會傳教領域的分界處。

這趟遠行，馬偕的目的是首次到新港社進行傳教，雖然在日記中並無強調此次的成果與收穫，甚至還因巧遇新港社民祭祀祖先的慶典，險些被禁足

35 本文中，「生番」一詞的使用，依據馬偕日記中所使用英文「Savage」一字及當時清政府對於原住民的認知、及官方對於居住於番地人民的定義。

36 1872年10月22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臺北：玉山社，2012年），頁77。

3天。<sup>37</sup>但是，在馬偕第1次到新港傳教後，卻有意外的收穫。不到1個月的時間，淡水出現兩位來自新港社的人，交付馬偕1張紅紙，寫著許多人的姓名，懇請馬偕到新港社設立教會；<sup>38</sup>兩星期後，新港人再度前來拜託馬偕。<sup>39</sup>

1872年12月28日，馬偕出發前往生番地區之前，在新港對著50個人講道；隔日註記「不管如何，我們很高興能夠有地方當作總部」。<sup>40</sup>推論應該指新港社設立佈道所，隨後與新港社族人進入生番區。根據長老教會的「遠心」傳道方式，選定1個或多個中心，由此傳出福音，但不超過此中心的影響範圍。<sup>41</sup>自此之後，新港社成為當時馬偕到北臺灣西岸傳道時的中心。在1872年底～1874年初這段時間，馬偕只要有到新港社傳道，就一定會進入獅潭底。

自1872年12月30日至1874年1月1日間，將近1年的時間，馬偕共有7次訪問獅潭底，簡述經過如下。

## 二、首次進入獵人頭區（1872年12月26日～1873年1月4日）

傳教路徑：淡水（12月26日）→搭船至八里坌→中壢→崩埤（Pan-pi）→香山→新港→原住民區（30日）→新港→竹塹→中壢→五股坑→淡水（1月4日）（共10日）

1872年12月30日，是馬偕首次拜訪生番領域：賽夏族；有英艦侏儒

37 1872年10月10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75。

38 1872年11月26至27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84。

39 1872年12月10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87。

40 根據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記載，新港社設教均被記錄為1873年4月6日；此部份有不同的出入。

41 賴英澤，〈第1編：清朝時代 第1章南部教會傳教時期（1865～1875）〉，《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頁7。

號(H. M. S. Dwarf)<sup>42</sup>船長Bax及新港社民30人同行。他們一路翻山、渡河，來到獅潭底，甚至到達距離海平面3500呎的山頂，都是茅草、森林、懸崖、岩壁、大樹：

新港社民用手勢和生番交談，准許馬偕進入他們的區域，但生番緊跟在後……。進入番界，看見黥面的婦女(Women tatoored)及小孩，有些很友善，有些很兇惡。天黑下山後，一群人疲勞、流汗、飢餓，但卻沒有房子可住。只好就地起火露宿。新港社的道卡斯族人，則採集茅草搭成1間草寮。吃過飯後大家圍住火堆烤火、唱歌，卻又因為夜晚過於寒冷而無法入睡。而土頭目們一直監視馬偕一行人，整夜未睡。<sup>43</sup>

12月31日，馬偕商請1位生番酋長帶領他們參觀部落，途中這位酋長還企圖要求馬偕一行人協助幫忙獵人頭，使得雙方一度不愉快。後來，酋長才願意的帶領馬偕一行人到達山頂上的部落。沿路遇見上百個生番，用著他們的方式在山中生存。<sup>44</sup>引領的酋長，帶馬偕一行人參觀生番的住屋，門上繫著人、熊、猴子的頭蓋骨。還展示兵器，狩獵用具，家用器具及粗製的酒。最後，驕傲地取出6條綑綁一起的辮子，每條辮子都附著1塊頭皮，是生番狙殺漢人的戰利品…。繼續至另1個山谷，看見更令馬偕震撼的景象，當場

42 英艦侏儒號的主要往返於廈門或福州和臺灣各開港之間救助觸礁船隻，並考察各開港及其地區的地理民情為主。有時會受命參與特殊任務，如：1872年盛夏受命調查美商信差所帶帳簿被搶事件，或1874年日軍因「牡丹社事件」侵南臺灣時，參與軍事，在墾丁近海探測探險等等。侏儒號甚至到西伯利亞及日本。參見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1875年由倫敦 John Murray 刊行、引自賴永祥，〈史話 538 英艦侏儒號的訪臺〉，《教會史話》，第6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http://www.laijohn.com/book6/538.htm> (2015年11月30日點閱)。

43 1872年12月30日，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91～92。

44 賴永祥，〈534 馬偕進入賽夏族區〉，《教會史話》，第6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http://www.laijohn.com/book6/534.htm> (2015年11月30日點閱)。

有位生番提著 1 個滴血的漢人人頭回來，部落的人歡呼迎接。<sup>45</sup>

參觀生番的住屋時，屋簷下也掛有許多人頭，這些都是獵取附近漢人的戰利品。<sup>46</sup> 參觀另外 1 個生番聚落時，生番都表現出極不友善的態度，感覺被外來人士打擾。所幸，先前酋長的妻子患瘧疾，馬偕給奎寧治療，所以酋長熱忱地告知族人馬偕醫術高明。並邀請他們參加飲酒狂歡，馬偕顧慮他們正處於酒醉中很容易惹起摩擦爭端，便謝絕生番的邀請。<sup>47</sup> 之後，在參觀生番的房舍時，因為對他們的茅屋感興趣，要拿出紙筆進行素描，卻引起生番動怒，並氣的發狂。因為他們很忌諱對某種東西拍照或畫畫，認為會將東西的精髓取出來，他們連忙收起，若再堅持畫下去，可能無法活著走出來。<sup>48</sup>

黃昏時返回營地後，至少聚集 500 位生番，馬偕送了禮物給他們，並透過通譯向生番們講道，而新港社民在一旁唱聖詩。這次拜訪獅潭底雖然沒有在記錄中詳細說明，但可推論為馬偕首次對生番傳教。獅潭底旅行完後，因為山中環境的不適應再加上寒冷潮濕的天氣，回程時船長 Bax 和馬偕都陸續得到瘧疾。<sup>49</sup> 返回北部後，持續發高燒，一連休養了多天才恢復。

### 三、第 2 次的拜訪——進入雪山（1873 年 3 月 31 日～4 月 17 日）

傳教路徑：淡水（3 月 31 日）→搭船至五股坑→中壢→竹塹  
→新港→原住民區（4 月 4 日）→雪山→新港（4 月 12 日）→竹塹  
→中壢→五股坑→淡水（4 月 17 日）（共 18 日）

45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28。

46 1872 年 12 月 31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92～93。

47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 Japan and Formosa*, p. 130。

48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George Leslie MacKay,《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2007 年）頁 246。

49 1873 年 1 月 1 至 6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96～97。

1873年3月21日，甘為霖從臺灣府（臺南）第1次拜訪馬偕，兩人一同南下……。4月4日在新港和甘為霖分手，而馬偕進入山區：

山路崎嶇，茅草亦高，好不容易來到1座山巔。大家呼叫，山下有槍聲回應，有1隊生番，認出我們，高興地帶我們到他們的部落，在那裡見新港社民和生番（Savage）融洽在一起，……他們為我及學生們搭建1間棚屋（茅屋），只花數小時就將屋子建造而成。我們圍著火堆旁唱幾首聖詩，講了些道理。生番徹夜未睡，到處走動……翌日和頭目商討，得50名生番陪同，往向大雪山（Mount Sylvia）……6日在山間坐著烤火，傳福音給生番聽，也一起唱歌吟詩……10日生番嚷著要回去，最後我們還是爬上最高處，俯瞰四周盡是山及溪谷，途中還有許多巨大的樟樹和柏樹。而馬偕仍意圖向東行，但酋長拒絕再往前；只好在12日晚返回新港。<sup>50</sup>

馬偕此次的行程，主要是攀登北部最高峰「大雪山」，因此進入原始且壯觀的森林。第1天來到道卡斯族人移居拓墾在此的聚落，他們生活在數百名生番中，也花幾小時為馬偕蓋了棚屋，讓馬偕一行人在此休息。第2天，繼續往雪山的方向出發，在山中隨著生番行走時，所開闢的道路極為特別，十分隱密在深山中，一般人根本無法發現。這是生番的設計，因此當漢人要追逐他們的時候，不容易追尋到他們的行蹤。甚至根本沒有路可走，必須要在前方拿著開山刀將尖銳的匍匐植物及小樹枝砍斷，十分艱困。一行人一直在山中行走，第6天進入到深山，頭上高聳著巨大的樟樹和柏樹，非常原始、壯麗的景致。雖然很疲倦，但馬偕一直期待可以繼續往上爬。在第8

50 1873年4月4日至11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頁111～115。



天在酋長的堅持下，不願往前走，只能下山返回部落。<sup>51</sup>

此次旅程，馬偕在獅潭內的山區待了至少 8 天，也到平埔族人移墾的所在地。他在攀爬大雪山與拜訪生番的路程中體驗到，由於生番的聚落分佈十分廣大，時常需要由 1 個山谷翻越到另 1 山谷，也因為山中艱困的生活環境，養成生番無時無刻都處在警戒的狀態，十分難以親近。

#### 四、第 3 次的拜訪——馬偕險些被殺（1873 年 5 月 19 日～6 月 1 日）

傳教路徑：淡水→搭船至五股坑（5 月 19 日）→中壢→竹塹  
→新港→獅潭底（29 日）→新港→中港→桃仔園→五股坑（6 月 1 日）（共 14 日）

1873 年 5 月 29 日，馬偕和嚴清華從新港到獅潭底，因為在天亮前就出發，中午到獅潭底進行傳教。

回程馬偕因脫離隊伍超前，又自行進入了生番隊伍的警戒範圍，險些被生番用火藥攻擊。馬偕趕緊打手勢，並向前拍拍他的胸脯表示友好之意。生番連連表示歉意，而後他的頭目來了，責問那生番為何認不得馬偕一臉鬍鬚？<sup>52</sup>

第 3 次馬偕的到訪，而且還是拜訪之前認識的生番。由此可知，似乎已取得當地頭目的信任。此次只有拜訪獅潭底 1 天，但是每次的入山，都要一大隊人的護衛，才能確保安全。

---

51 1873 年 4 月 4 至 11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111～115。

52 1873 年 5 月 29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123。

五、第4次的拜訪——領事巴伯（E.C. Baber）隨行（1873年7月15日～25日）

傳教路徑：淡水（7月15日）→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  
→獅潭底（7月19日）→新港（7月22日）→竹塹→中壢→五股  
坑→淡水（7月25日）（共11日）

1873年7月19日馬偕天黑前到達獅潭底，隔日都在為數百名生番講道，學生及平埔社民一起唱歌唱詩，所有的人看起來都很高興。21日由生番30～40名為伴，從獅潭底進入深山。

通過黑暗的深谷，終於聽著狗吠聲和生番的呼叫聲，而生番非常友善，婦女也唱歌歡呼。他們男、女都紋身，女刺花於兩頰，男於額頭和胸膛，若殺了1個異族或漢人，則在胸膛紋1條為記。<sup>53</sup>

馬偕遇到1個生番酋長，胸膛有29條紋，表示他曾殺29人。此次拜訪的生番，男性、女性身上都有刺青；根據日治時期的研究，其實最早賽夏族並無刺青，而後為何有刺青有各種不同的說法。<sup>54</sup>但賽夏族女性只刺在前額上，面頰並不刺青（無頰紋）。<sup>55</sup>推測應為泰雅族群。此次的行程，除了馬偕及數位學生，還包括：英國領事巴伯（E.C. Baber）及其隨從人員一行人。一路從五股坑、中壢、竹塹直達新港，去程才到新港時，領事巴伯已疲累不

53 1873年7月21日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131。

54 因與泰雅族接觸後，賽夏族屢次被誤認為漢人而成為酋首之目標，所以兩族協議，賽夏族與泰雅族一樣在臉頰部刺青。（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3卷賽夏族》，頁47。另一說法為賽夏族與泰雅族很少和平相處，所以紋面不可能為兩族商量下的結果。見賴盈秀，《誰是賽夏族》，（臺北：向日葵，2004年），頁121。

55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3卷賽夏族》，頁47；賴盈秀《誰是賽夏族》，（臺北：向日葵，2004年），頁121。

堪，他的隨從人員也因體力不繼放棄行程。<sup>56</sup> 馬偕一行人大多是以步行方式前進，實在是個極需體力的工作，此次只待了 2 天，但主要的目的仍是為了到獅潭底講道理。對馬偕而言，這是第 1 個生番的傳教站，除了示範傳教方式給學生們觀摩外，也是對生番傳道的 1 種宣示，極需要這個成功的案例；能否成功，獅潭底將是重要的代表。

#### 六、第 5 次的拜訪——獅潭底禮拜堂成形（1873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5 日）

傳教路徑：淡水（9 月 29 日）→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  
→內社→獅潭底（10 月 9 日）→新港（10 月 12 日）→竹塹→中壢  
→五股坑（10 月 15 日）（共 17 日）

1873 年 10 月 9 日，馬偕再到獅潭底。隔日，獅潭底居民用木料搭建小屋作為禮拜處（a log chapel），包括生番在內，大家都非常興奮。此時嚴清華已經被派駐在新港做傳道，<sup>57</sup> 也從新港趕到獅潭底，大家都喜歡他。之後，馬偕再度返回新港。<sup>58</sup> 這次的傳道行程，從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一路拔牙、發十誡傳單，甚至到了南部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區——內社。<sup>59</sup> 一整趟路下來，馬偕感到非常疲累，但欣喜的是獅潭底終於有聚會的場所。因此，1873 年 10 月 10 日為獅潭底設教紀念日。這是馬偕所設立第 5 所教會，<sup>60</sup> 在當時是唯一 1 所生番的教會。由馬偕傳教路徑得知，這也是由新港禮拜堂

56 1873 年 7 月 18 至 22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131。

57 嚴清華（1852～1909），臺灣淡水人，為馬偕第 1 個學生，也是北臺灣第 1 個基督徒；之後成為馬偕傳教的幫手。賴永祥，〈史話 263 嚴清華之後半生涯〉，《教會史話》，第 3 輯，頁 149～150。

58 1873 年 10 月 8 至 12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139～140。

59 現今為苗栗鯉魚潭，當時是巴宰族開拓的庄社。賴永祥，〈史話 237 內社潘文良遭番害〉，《教會史話》，第 3 輯，頁 95～96。

60 第 1 站淡水（1872 年 4 月 14 日），第 2 站五股坑（1873 年 2 月 18 日），第 3 站新港（1873 年 4 月 6 日），第 4 站洲裡（1873 年 6 月 22 日）。

發展出來的第1所教會。

七、第6次的到訪——海關稅務司好博遜（Mr. H.E Hobson）<sup>61</sup> 同行  
（1873年11月23日～12月4日）

傳教路徑：淡水（11月23日）→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  
→內社→獅潭底（11月28日）→新港（12月1日）→竹塹→崩埤  
（Pan-pi）→五股坑→淡水（12月4日）（共12日）

1873年11月24日，馬偕和海關稅務司好博遜一同出門南下旅行。27日到新港，隔日翻山越嶺到獅潭底，除了在獅潭底木屋禮拜堂講道，也前往生番的住屋看他們跳舞，非常有趣。由於進入冬天，夜晚寒冷無比，好博遜睡於屋中央，馬偕在一角落，有鹿皮鋪在地面，但沒有棉被蓋，一直不能入眠。雖然，取些樹枝生火，但只有煙完全沒有熱氣，戶外到處都結霜，冷到手指都麻木。馬偕整晚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只能起身活動，暖活身體。12月1日離開獅潭底，馬偕由另一道路返新港。<sup>62</sup> 雖然此次路徑依然從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進行傳教，每個地方都只待1天，但馬偕掛念的是剛設禮拜堂的獅潭底。雖然進入寒冷的12月，但馬偕仍然在此地待了3天才離去，特別在木屋禮拜堂講道兩次。<sup>63</sup> 回程在竹塹時，因為天氣寒冷加上一直趕路，消耗過多體力，讓領事及其隨行者的體力不堪負荷，領事累到幾乎昏厥。<sup>64</sup>

61 即淡水稅務司海關長（Commis. Hobson），1873年11月24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44。

62 1873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44～146。

63 1873年11月30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45。

64 1873年12月2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46。

## 八、第 7 次的到訪——傳道師許銳被殺（1873 年 12 月 26 日～1874 年 1 月 7 日）

傳教路徑：淡水（12 月 26 日）→五股坑→中壢→竹塹→新港  
→內社→獅潭底（1 月 1 日）→新港（1 月 2 日）→竹塹→中壢→  
五股坑→淡水（1 月 7 日）（共 12 日）

12 月 25 日（聖誕節），在北部傳教的馬偕得到消息，「許銳<sup>65</sup>在山裡被殺。」馬偕連忙南下處理，<sup>66</sup>新港的信徒都出動四處去尋找許銳的屍體。1874 年 1 月 1 日馬偕抵獅潭底，設法尋找並埋葬許銳的屍體，並訂立 1 石塊作為紀念。

因為新港社道卡斯族人和賽夏族間的合約，馬偕才得以進入獅潭底傳教。道卡斯族人簽完合約後，前往獅潭底山谷建立 1 個村子，開墾土地及開設通往新港社的道路。並同意派遣 1 位漢人傳道（可能為阿華或許銳）和 2 位信徒也前去獅潭底，馬偕也可以隨時前去訪問，一切似乎十分順利。但經過一段時日，他們出發要去新港社參加活動時，3 名漢人（1 位傳道師、2 位信徒）在路上失蹤。經搜查後發現，屍體橫臥在疆界，不見其頭顱，推斷是被生番所狙殺。道卡斯族人遂恐懼起來，紛紛放棄在獅潭底新開發土地而回到新港社。<sup>67</sup>

---

65 許銳 (Joe) 是從李麻牧師得道理，在打狗 (Takao) 接受訓練，自南部徒步走自淡水前來協助馬偕的傳教，新港設教時受派駐新港，常往來獅潭推展佈教，而被當地土民殺害於獅潭底附近山上。賴永祥，〈史話 239 許銳在獅潭底遇害〉，《教會史話》，第 3 輯，頁 99～100；William Campbell (甘為霖)，*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 (臺灣宣教之成功)，vol. II (London: Trübner & Co. 1889)，pp. 338～339。

66 1873 年 12 月 27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148。

67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34。

### 九、1874～1891年獅潭底教會暫停

1874年5月11日，馬偕從新港走新路進入番界，這是傳道師許銳被殺害後，馬偕再次來到獅潭底。遇見生番出草歸來，生番剛開始顯得很不高興，應該又忘了馬偕，但一會兒又認出，並以親人（kinsman）相稱，帶領去他們的部落，夜宿於該部落。隔日生番帶領馬偕一行回到新港之後，瞭解當地的狀況，才知道生番曾經圍攻獅潭底殺死許多人，獅潭底的聚落都被打散，而雙方都有許多傷亡、許多殘忍的事情發生。<sup>68</sup>

1875年1月1日馬偕從新港進入山區，在草舍過夜，探訪了幾家人，並傳了福音。2日，清早起床快速移動前往生番地區，馬偕見到許多人，也發現生番就像先前一般並沒有什麼改變，很快的就離開前往新港。此次返回淡水之後，至1891年間，都未見馬偕再到訪獅潭底的紀錄。

1872~1879年馬偕第1次返加述職前，共有28次南行的傳道。1873年，占了7次（圖4）；

1874年仍南下獅潭底多次重複巡視，審視有無重新在獅潭底設教的可能。每次在日記中，對獅潭底的景致、傳道的情況、與生番接觸的時機都有詳細的記載，傳達出馬偕對獅潭底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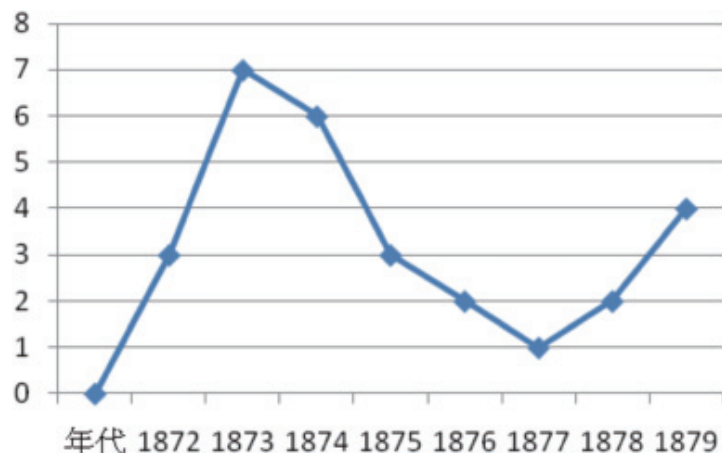


圖4：1872~1879年馬偕北臺灣西岸南行傳教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George Leslie MacKay,《馬偕日記 I》，1872~1879年，頁28~400。

68 1874年5月10至12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166。

的期待。透過一次次的內山傳教與生番建立情感、傳道，終於在第 10 個月由生番們搭建木造禮拜堂。雖然只是簡易的木造小屋，卻象徵生番對馬偕在情感上初步的認同。對馬偕而言，木造小屋是在生番領域中的 1 個據點，除了傳教、進行禮拜，還是居住的空間。因此，禮拜堂的建立象徵了彼此互相的約定，也加深馬偕對生番的期待。但 2 個半月後，他所派出的傳道師在聖誕節時，卻在此地被殺害，也讓他省思，在生番領域設教的正當性。另外值得一提的，1873 年馬偕 6 次的生番傳道之旅（扣除最後 1 次找尋被殺的傳道師）有一半的旅程是有外國人隨行。雖然目前無法了解，他們進入生番領域的目的，但可以理解當時外國人在臺灣對生番充滿好奇，包括馬偕；也對臺灣這座島嶼有強烈的探索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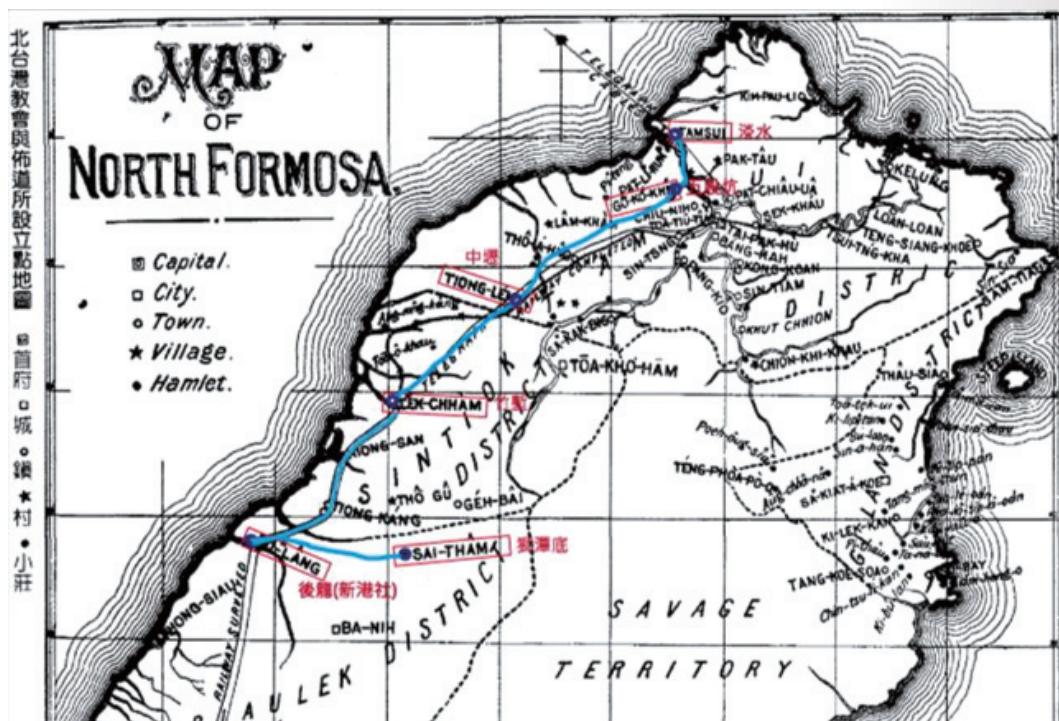


圖 5：1895 年出版之《From Far Formosa》內文中的北臺灣教會與佈道所設立地點地圖。馬偕到獅潭底的路經：滬尾→中壢→竹塹→新港→獅潭底

資料來源：George Leslie Mackay,《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市：前衛，2007 年），頁 143。

表 1：1871 ~ 1875 馬偕在北臺灣設教與獅潭底傳教紀事

年代	馬偕在北臺灣設教狀況	馬偕的獅潭底傳教紀事
1871	12/29 馬偕抵達南臺灣	
1872	04/14 淡水租屋處設教	10/10 到達新港，接近生番區 12/30 由船長 Bax 及新港社民 30 人同行，首次進入獵人頭區，道卡斯族人與生番簽「墾青山契字」
1873	02/18 五股坑設教	04/04 生番 50 名陪同，往向雪山
	04/06 新港設教	05/29 馬偕險些被生番殺
	06/22 洲裡設教	07/19 領事巴伯 (E.C. Baber) 隨行
	10/10 獅潭底設教	10/10 生番搭建獅潭底禮拜堂
		11/28 海關稅務司好博遜 (Mr. H.E Hobson) 同行 12/25 被通知傳道師許銳被殺
1874	03/22 八里坌設教	05/11 馬偕走新路進入獅潭底
	07/26 新店設教	
1875	04/23 大龍峒設教	01/01 進入獅潭底後，發現無任何改變，決定暫停此處傳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伍、獅潭底教會傳教不利之分析

關於馬偕在獅潭底建立教會不利之原因，歸納出 4 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馬偕到獅潭底的動機，二、生番領域不易傳教的原因，三、船難事件對馬偕的影響，四、「開山撫番」政策對獅潭底族群的異動。

#### 一、馬偕到獅潭底傳教的動機

馬偕當初到獅潭底的目的是傳道給「生番——賽夏族」，但在 1872 年



10月馬偕拜訪過新港社之後，<sup>69</sup>新港社民兩次<sup>70</sup>積極聯署請馬偕到新港社傳道，令人懷疑新港社民真如此「求道若渴」？根據 Bax《東方海域》：

新港社的道卡斯族人告訴馬偕，很多道卡斯族人都信基督教，因為他們想要蓋1個小教堂需要詢問馬偕的意見，並要求他過去拜訪他們。這位首領也說他要帶一些族人啟程去拓展生番區域的領土，以購買額外的地來給他的族人居住，因為族人數目近來增加很多；他也獲得生番部落首領的善意回應，同意將領土賣給道卡斯族人，他並且表示這生番部落首領表示想認識馬偕。<sup>71</sup>

在兩人拿到中國官方必要的護照之後，一行人便在聖誕節的隔天啟程上路。

緊接著馬偕於1872年12月28日進入新港社，1873年1月1日首次到獅潭底時，陪同新港社的道卡斯族人簽訂開墾土地的字約。根據史料記載同治11年10月間，平埔族新港社頭人鍾合歡、鍾阿祿，招得六股劉乞清、劉清遠、李阿苟、潘和盛、劉阿來、蟹老梅等，向賽夏族 Haro（下樓）、Saitam（西潭）二社，「付與佛銀210元，大豬28隻和酒儀之資等」，訂立〈給墾青山荒埔契字〉。<sup>72</sup>簽約之後，馬偕希望繼續往更深的內山旅行；可能是因為天氣寒冷及道卡斯族人領袖體力不繼，卻直接拒絕馬偕，急於返回新港社，由此可見極有可能新港社人引導馬偕到獅潭底傳教的動機並不單純。其

69 1872年10月10～12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75～76及1872年10月21～23日，頁77。

70 1872年11月27～30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84及1872年12月10日，頁87。

71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17。

72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卷下（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年）。

實船長 Bax 的《東方海域》中的描述：「在漢人的邊境，沿途也看見了一些樟腦樹，但通過漢番邊境後，有著大量樟腦樹的森林，看起來從未被破壞過。」<sup>73</sup> 可見山中有極為豐富且未開發的資源，樟樹開採更是當時外國商人與臺灣漢人都十分覬覦。

這次首訪在馬偕和船長 Bax 的見證下，新港社的道卡斯族人和生番簽了約：

從生番購買了一大片山谷，計劃要帶族人來蓋屋，開墾土地。生番也同意並歡迎 1 位漢人傳教者和平埔族人住在一起，生番似乎沒有自己的宗教。漢人過去一直試圖侵入這地，而與生番的部落彼此不斷地爭鬥，無力抗拒漢人入侵，便決意售給平埔族人，覺得總比被漢人掠取好。生番也向馬偕和船長 Bax 保證，歡迎外國人來訪。此時生番和隔鄰的部落，正在交戰狀態，無法供應嚮導，所以馬偕計畫從這裡要翻山前往東海岸是不可能，而平埔族人已完成簽約急著回去，於是只好跟著折返。<sup>74</sup>

但這次的簽約，<sup>75</sup> 也為即將設教的獅潭底帶來危機。

在馬偕 1874 年 5 月 11 日的日記中記錄，「生番領馬偕一行回到新港。到了之後才知道生番曾經圍攻獅潭底，殺死許多人，獅潭底的居民都離散

73 原文為：There were few camphor trees on the Chinese side, but after passing the frontier we entered a most beautiful forest composed principally of large camphor trees that looked as if they had never been disturbed, 見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23。

74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17 ~ 132。

75 可能所指的是「墾青山契字」，1872 年 10 月新港社頭人鍾合歡、鍾阿祿等，與西潭社和下樓社賽夏族購地開墾的契約，見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卷下（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頁 898。新港社人赴獅潭洽商的過程，馬偕和船長 Bax 也曾隨行而留下記錄，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George William Mackay 選編，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出版社，1996 年），頁 83-96。

(scattered)，而雙方死傷累累。」一直到 1876 年（光緒 2 年）客家人黃南球<sup>76</sup>率粵籍族人由三灣大河底率壯丁入墾獅潭、下撈等地（即今日百壽、永興、新店、和興）。與賽夏族人爭地，幾經戰役，賽夏族人死傷慘重，被迫退至更偏遠山區，至此獅潭才成為客家人聚落場所。這段時間苗栗地區不停的被「武裝拓殖」，<sup>77</sup>如此「爭地」與「敵對」的狀態，使得獅潭底一直出現大小戰役。而此狀態應該到 1875 年馬偕才真正意識到漢人、道卡斯族人、賽夏族人三方激烈爭地，而賽夏族人與泰雅族人也長時間處於敵對狀態，不時有大、小的戰役，清楚的體認到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這樣的現況。因此 1874~1891 年馬偕下令禁止傳道師進入獅潭底。<sup>78</sup>

為何馬偕在 1873 年 7 次的進出內山獅潭底領域？根據船長 Bax 的紀錄，馬偕想法非常單純：

馬偕認為這是 1 個很好的機會認識一些內地的生番部落，並且透過他們引導海岸的部落善待遇船難的人，因此請 Bax 船長隨行。<sup>79</sup>

除了傳道給當時的高山族之外，意圖與船長 Bax 翻越大雪山到東岸跟

---

76 苗栗南庄人。父黃梅邵，道光中自廣東長樂來臺，於楊梅墾設幕教讀，並進行拓墾事業。南球生於楊梅墾，1850 年隨父遷往雞籠庄（位今苗栗縣銅鑼鄉），1863 年再遷至苗栗南庄，並前往南坪（今苗栗縣三灣鄉），先後集股創辦「金萬成」、「金協成」等墾號，抱隘拓墾，並設立糖廠製糖、伐木熬腦。時福建巡撫岑毓英視臺，委以招撫「生番」的任務，並以「新竹總墾戶」名義專辦內山墾務，授五品銜。1889 年與姜紹祖等合組「廣泰成」墾號，墾闢大湖、南湖、獅潭等處，伐木熬腦，銷售海外，遂成巨富。1892 年劉銘傳撫臺期間，因協助勦番有功，賞戴藍翎。日治之後，1900 年日人任其為新竹廳參事，1902 年獲授紳章，1919 年去世，享年 80 歲。整理自：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中和：國立臺灣圖書館，2004 年）。

77 黃南球承包「陸成安」隘務，以「武裝拓殖」的方式進行拓墾，也與世居當地的臺灣原住民（賽夏族為主）正面衝突。資料來源：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24。

78 1891 年 7 月 11 日，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I》，（臺北：玉山社，2012 年），頁 485。

79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17。

生番的溝通，改善當時生番與外籍船員遇難的問題。未預料第1次進入獅潭底是寒冷嚴峻的冬天，天寒地凍根本不可能橫越大雪山。而第2次再度進入大雪山時，又因為山路險峻，連生番及道卡斯人都不願意往前，因而作罷。除此之外，他所到訪的獅潭底生番各部族，互相爭地，早已自顧不暇，當然也無法為馬偕達成任務。推測領路者——新港社道卡斯族人想法卻不同，試圖利用馬偕的傳道，壯大簽約隊伍的勢力，意圖滲透進「生番」的領域，開採獅潭底山中的資源；另一方面借馬偕傳道的熱忱一起去壯膽。獅潭底傳道1年、設教3個月，卻有如此戲劇化的演變，應該是1個外國宣教師當初未料想到的結果。

## 二、生番領域不易傳教的原因

我們在生番之間所做的宣教工作少得可憐，只是偶爾打個游擊，偶爾到他們的村落去對他們蒙昧的心靈做一些工而已，也確實是做了一些。但我們不認為所做的這些可以稱得上是宣教工作，而在目前，我們似乎也無法再做得更多。<sup>80</sup>

在《From Far Formosa》一書，馬偕用1個章節說明當時在臺灣進入「生番區」的過程與傳教失利的的原因，其實在臺的傳教生涯除了獅潭底，在大崙崁、屈尺、三角湧、南方澳，馬偕都會接觸到生番，也會設法溝通、傳教，但卻沒有再設立生番專屬的教會。之所以如此，歸納出幾個原因：

### （一）、氣候及環境因素：

生番領域多為山區潮濕的環境，且多變的氣候，並非外國宣教師或本地傳教師可以適應。「從西方來的宣教師無法在山上久留，因為那裡常常大雨不斷，對於健康非常損害。」在1872年12月30日第1次和Box船長進入

80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256。

山區後，回程兩位便雙雙患得瘡疾。

(二)、語言上的隔閡：

「…在這些深山裡，有許多不同的部族，而每個部族各有其特殊的語言、習慣和生活方式，但都具有相同野性的生活。…」<sup>81</sup> 獅潭底所接觸的是賽夏族人為主，應該也有泰雅族人，但在北臺灣當時至少有 3 族獵人頭，有些大族，甚至不只 1 種語言。宣教的過程，必須不停的講道讓人瞭解教義，因此，一定必須要培養生番傳教師才可能進行傳道。否則，每次的溝通必須透過「通譯」，更別提對生番講道，很難達到好的傳道效果。<sup>82</sup>

(三)、出草的文化：

生番獵人頭的習慣，對文明的西方社會而言，屬過於野蠻、輕忽生命的態度；這卻又是生番長時間的傳統習俗文化，不可能輕易改變。<sup>83</sup> 馬偕提到，「…在生番邊界有數間教堂有些生番會固定來參加禮拜。（除了獅潭底之外，可能包括：新店、三角湧、大嵙崁…）」。<sup>84</sup> 這些會來參與禮拜的生番，大多也不會攻擊禮拜堂。「但是無論用何種方式向他們傳教，似乎都會遇到難以克服的阻礙。」<sup>85</sup> 總是令人覺得有潛在的恐懼，若執意進行基督教傳道，將使傳道師的性命隨時置於危險邊緣。

(四)、警戒心強，不易親近：

或許是生番生活的無限艱困，同族之間的爭鬥、異族之間的廝殺及漢人、平埔族人的爭地。由於對生活的苦戰，也使得生番戒心重，不易相信外族人，不易親近。<sup>86</sup> 讓馬偕失望的是，每每企圖以真理感動他們，卻總認為

---

81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47。

82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57。

83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46。

84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57。

85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57。

86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A. Macdonald 編，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 245。

「他們的心很硬」，<sup>87</sup> 而感到失望。

(五)、容易因誤會，產生衝突：

根據觀察，馬偕和生番相處的兩種狀態，除了上述的警戒狀態之外，另1種是酒醉狀態。生番除了時常有祭典慶祝會喝酒外，因為漢人賣了許多酒品給生番，使得他們嗜酒成癮。清醒的狀態具有攻擊性，但酒醉的狀態容易產生相處上誤會，加上語言上的隔閡，兩種狀態都容易引起磨擦衝突，都可能被攻擊砍殺的危險，使得傳教工作難以進行。

除了上述馬偕談到的5個重點，造成生番領域傳教困難外，另外生番聚落分佈區域幅圓過於廣大，四處遷徙，除了傳教人員不易到達，也不易管理。以獅潭底為例，當初馬偕傳教的對象為賽夏族，<sup>88</sup> 根據當時的族群分佈是從苗栗到新竹交界的遼闊山區。根據馬偕的敘述「山路崎嶇，茅草亦高，好不容易來到1座山巔。大家呼叫，山下有槍聲回應，有1隊生番在等…」<sup>89</sup>、「通過黑暗的深谷，終於聽著狗吠聲和生番的呼叫聲…」<sup>90</sup> 生番的聚落散佈在山中，隨時都有遷移的可能性，進入深山，一定要有生番相伴且領路，否則難以找到，因此生番地區的傳教情況不易掌控。

### 三、船難事件對馬偕的影響

清朝政權統治中國後，對臺灣一直保持消極的態度。直到鄭氏將臺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後，才注意到臺灣。由於施琅力薦臺灣在海防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清政府才消極的在康熙23年（1684年）將臺灣正式納入大清版圖。隸屬福建管轄，也頒佈「渡臺禁令」，為防止再次成為「叛亂」的根據地。清初採取消極治臺的政策，開發的力量主要來自民間；當時的在島上

87 1875年1月3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96。

88 由族人的口述歷史中，瞭解到早期賽夏族活動範圍很大，涵蓋苗栗、臺中交界的遼闊山區和海岸平原地區。

89 1873年4月4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11。

90 1873年7月21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I》，頁131。

包括：閩南、客家、熟番、生番等族群。而各自擁有各自的生活領域。隨著漢人移民漸多，生番的空間日益受到擠壓，清政府為避免漢番衝突或番變發生，對生番領域採取封山且隔絕政策，劃定番界，嚴禁漢人越界入山開墾。經由「1867年羅妹號事件」及「1871年宮古島船難事件」，<sup>91</sup>可看出清政府對生番的態度。因為發生眾多船難事件，開啟李仙得與生番交涉的先例，進而引起了馬偕進入番區的動機。

### （一）、羅妹號事件

根據相關的文獻記載，清初臺灣島嶼周圍的海難事件頻傳。<sup>92</sup>1850~1869年間，來自西方在臺灣周圍海域的船難接二連三發生，<sup>93</sup>有時是被出事地點的漢人或生番洗劫一空，事件中很少人能死裡逃生。<sup>94</sup>而且時常受生番的干擾，美國的船隻是受害最多的；最重大的事件為美國三桅船「羅妹號」（the Rover）。<sup>95</sup>

1867年（同治6年），1艘美國商船「羅妹號」在屏東瑯嶠（恆春）外海觸礁沉沒，部份船員登陸獲救，卻連同船長夫婦等13人全數遭到當地生番殺害。<sup>96</sup>當時在臺灣府英軍立即前去營救生還者，但仍未成功。同年4月，

91 又稱「八瑤灣事件」、「八瑤灣琉球人事件」、「琉球漂民被殺事件」、「宮古島民臺灣遇害事件」。

92 到光緒年間清人乘船漂流到朝鮮，至少240例；漂流到琉球群島100例，漂流到日本將近300例，這只是被記載的案例，實際的數量可能超過此數。有關船難研究可參見：劉序楓，〈漂泊異域：清代中國船的海難記錄〉，《故宮文物月刊》，第365期（2013年），頁17。

93 美國賽船 Coquette；1857年 Vixen（國籍不詳）；1859年英船 Eena（靠進淡水）；1861年美船 Moon Keen Kele，12月間有羅船 Oskuth；1862年新加坡船 Uncle Tom（靠進淡水）；英船 Martha and Emily、漢堡的 Esther、西班牙船 Soberana、美船 Lucky Star；1864年有 Talamo、漢堡的 Hever 和 Mathilde、英船 Susan Douglas 和 Netherby（靠近澎湖）、英船 Truro；1865年有德國哈諾瓦的 Amphitrite、漢堡的 Abeonahehk 和 Heffnung；英船 Julia Ann 和 Pearl 以及英船 T.E. Boyd、Fairlight、Mabe、德船 Eduard、荷船 Pielides、英船 Kwang Foong、Bintang Amnum；1867年美船 Rover、英船 Philomela 和 1869年的 Flying Buck。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pp. 182 ~ 183.

94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1999年），頁52。

95 J.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頁79。

96 屬於「龜仔角族」（Koalute）的活動區域。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sup>97</sup>，與福建官方交涉，清廷卻答以「生番之地不隸中國版圖，難用兵究辦」。清吏對於生番的行為毫無關心，並且否認對生番地區能夠行使權力，聲言無能干涉。<sup>98</sup>

後來，李仙得決定親自到臺灣瑯嶠，與原住民酋長卓杞篤（Tauketok）談判。後達成口頭協定，稱「南岬之盟」。兩年後 1869 年，簽訂文字合約：「嗣後中外船隻遇風失事，船上設旗為憑，番人應妥為救護，不得殺害……。」這是外國人在臺直接與生番談判的先例，造成外國人認為臺灣「生番地」不隸屬清國版圖及管轄的印象（圖 6）。<sup>99</sup>從此所畫的地圖中可以看出，清代給外國人建立的概念，認為生番所有的「土番」地不屬清廷管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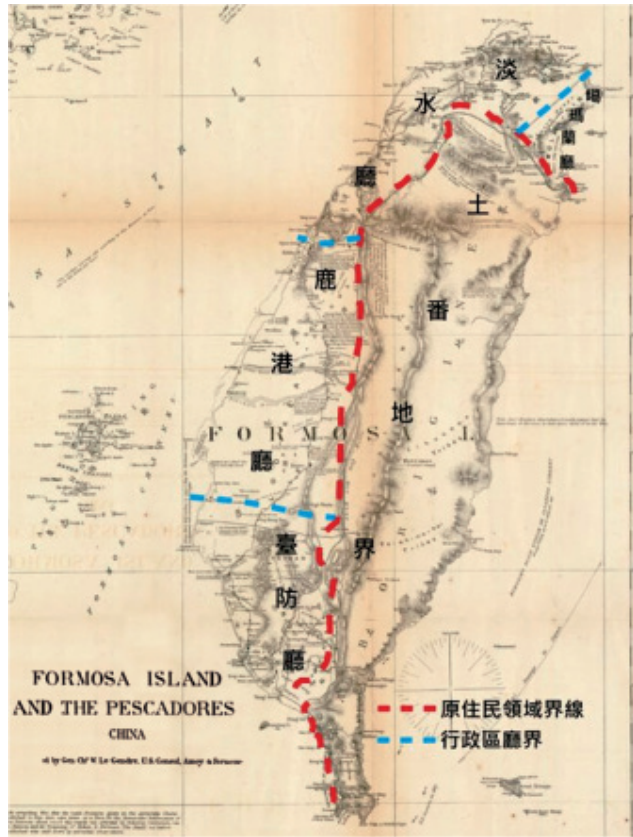


圖 6：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1870 年李仙得所繪製之地圖（本研究後製）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97 李仙得（1830～1899），又稱李禮讓、李善得，為法裔美國人，曾參與南北戰爭，後擔任外交官、美國駐廈門領事。羅妹號事件後曾 8 次拜訪臺灣，和南臺灣原住民頭目會面 3 次；並於宮古島民臺灣遇害事件後，像日本提出「臺灣蕃地不隸屬於清」，建議以武力解決問題。

98 J.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 80。

99 羅永清，〈漂流船與臺灣原住民的遭逢——清末以來的國際法爭議〉，《原住民族文獻》，第 2 期（2012 年），頁 23～89。



## （二）、宮古島船難事件

另外 1 起與生番領域紛爭有關的「宮古島船難事件」，1871 年 11 月（同治 10 年 10 月）1 批琉球宮古島漁民在臺灣附近海域遭遇船難。船隻漂流至屏東八瑤灣，琉球漁民登陸求救，宮古島原本 69 人，其中 3 人溺斃，54 人遭到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最後剩 12 人；<sup>100</sup> 部份倖存者後來由清廷官方送返琉球。

當時在臺灣島嶼附近遭遇船難，上岸之後被漢人或生番殺害、物品被奪，似乎成固定模式。雖然，李仙得與南部部族溝通；但仍有許多船難事故是由其他住在北方的生番所引起的不幸事件。<sup>101</sup> 李仙得在 1872 年 3 月 1 ~ 12 日最後 1 次拜訪臺灣，3 月 7 日馬偕與李仙得兩人都在臺灣府；雖然雙方沒有見面的紀錄，但李仙得的事蹟在臺灣的外國人社交圈應該引起不小的影響。<sup>102</sup> 1872 年之後，李仙得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日本生活，馬偕也到了北臺灣傳教。1872~1873 年之間，正處在李仙得提出「番地無主論」的時期。當時外國族群分佈在基隆、淡水或西南部；漢人族群聚集在西部地帶；而東部和多山的中部則是少人問津的處女地帶，只住著生番。領土與領土之間，很少來往，完全互相不瞭解。<sup>103</sup> 這些大小的船難事件，因而引起馬偕橫越雪山與東部生番溝通的動機，意圖扮演李仙得的角色，甚至還可以對生番傳教。因此，為何 1872 ~ 1873 年馬偕積極進入獅潭底傳教，事件的相關連也就不難想像。

透過這些事件，清政府一再表述「生番之地，係化外之地。」生番居住

---

100 J.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 86。

101 J.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 85。

102 李仙得由瑯嶠坐船到臺灣府，馬偕與李麻也在同日搭上海龍號，在臺灣府與德馬太醫生會合。資料來源：李仙得著，費德廉、羅效德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年）及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頁 37。

103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1999 年），頁 57。

地，不屬於中國領土，也並無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中。當然清政府也警告傳教士：

應由領事官諭知傳教士：如往各處遊歷，須請蓋印執照註明戶何處字樣，不可載入番社及內山一代。倘有不遵，輕入其地，致有別事，莫謂中國地方官不佳保護也。<sup>104</sup>

說明內山生番兇頑，傳教士如果前往，遭遇不幸，地方官無法保護。<sup>105</sup>1872年馬偕與Bax進入獅潭底時，還向中國申請了護照，清楚瞭解「獅潭底為特殊區域」。不幸的之後，派出的傳道師及信徒們在生番領域被殺害；再加上後來越演越烈的族群爭地，宣教師是無力也無法對抗當地時局的變化。馬偕求救無門但也瞭解，退出失控的是非之地，是唯一的選擇。

#### 四、「開山撫番」對獅潭底族群的異動

##### （一）、周圍部族爭地

由於獅潭底早在1869年間已經有平埔族貓閣社人聯合覬覦此地；1872年，又有新港社人向賽夏族下樓、西潭二社簽約。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新港社是「和平手段」佔有；而貓閣社則是企圖透過漢人以武力佔有。<sup>106</sup>而與馬偕隨行的Bax則記錄：

…漢人一直試圖進入這塊谷地，而土著們的部落彼此也不斷的爭鬥著，他們很難阻止漢人的入侵，於是最後決定，賣給平埔族是

104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卷上，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年），頁49。

105 王政文，〈天路歷程：臺灣第1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頁37。

106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中和：國立臺灣圖書館，2004年），頁87。

最好的決定…當時賽夏族的長老已經會說漢語，也許因為年年與入侵的漢人作戰，部落的老人多半嚴肅而陰沈，年輕的婦女甚至手持火槍，對外人充滿疑慮…<sup>107</sup>

由此可見，當時漢人與生番的處境。而獅潭底為南賽夏族世代居住的場域，生番與漢人的征戰，也只是為了保護生存的需要，所採用的防禦或報復性的手段。

這是清代典型的移墾狀態，「漢人不斷拓墾荒地，大量取得平埔族土地之後，產生的 1 種『擠壓』效應，使得若干的平埔族村社往內山與後山（東臺灣）平埔族失去土地，產生了擠壓效應，連帶的逼使『番界』不斷往東移，土著的生存空間更加侷促」。<sup>108</sup> 而獅潭底在 1873 年 1 月 1 日簽訂字約讓苗栗新港社的道卡斯族人開墾，之後是「黃南球的武裝拓殖」，賽夏族只好被迫將活動區域遷往更難生存的深山。這樣的結果也影響到獅潭底禮拜堂後來的信徒來源，由原本的賽夏族為主的教會轉變為道卡斯族及客家人為主，賽夏族成為少數。<sup>109</sup>

## （二）、清末時期——內山動盪 15 年，1891 年再度設教獅潭底

1876 年之後，在清政府「開山撫番」治臺政策以及「樟腦」成為臺灣重要經濟產業的背景下，獅潭地區具有豐富且高商業價值的樟腦資源，吸引大批漢人進入開墾，漢人與生番之間的衝突次數隨之增加，嚴重的影響生番生活的領域。在獅潭地區最著名的私人武力組織就屬黃南球及劉緝光兩

107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p. 131。

108 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第 11 卷第 1 期，（1981 年），頁 19-36；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第 11 卷第 2 期（1981 年），頁 26-46。

109 1891 年 7 月 11 至 12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頁 485。

人，<sup>110</sup> 不斷的利用強大的征戰逐步向內山地區開採豐富的山林資源，直接壓迫到生番在內山的生存及居住權。其可分為兩個階段，第 1 階段開始於光緒 2 年（1876），此時為清政府「開山撫番」的政策初期；另 1 階段則遲至光緒 10 年（1884）更積極開展。令人難以想像當時各族群的死傷有多慘烈；也因此 1874 年起，馬偕就減少了此地的傳教行程。

馬偕南行傳教時，習慣路徑從滬尾→中壢→竹塹→新港→獅潭底，由新港社進入獅潭底的設教處，約 22.1 公里。馬偕在暫停獅潭底傳教後，中壢、竹塹、新港陸續成為北臺灣西岸「遠心」傳教的據點，由這 3 個城鎮再往鄰近的聚落進行傳教。1875~1891 年間，馬偕在北臺灣西岸設立了 10 所教會，依序為紅毛港、竹塹、月眉、後壠、中港、桃仔園、大崙崁、新埔、貓裡、中壢…等。但在 1874 年 5 月 12 日放棄獅潭底是因為當地部族不停的角力爭地；也因為「開山撫番」的政策，到 1891 年 7 月 11 日，馬偕禁止任何傳道師進入獅潭底進行傳教。

1891 年 7 月 10 日馬偕南行進行傳道，在後壠時信徒們說服他到獅潭底去參觀，<sup>111</sup> 再次翻山越嶺的進入到獅潭底，馬偕回憶起 17 年前在此設立木造小教堂的光景：

「當年這裡灌木、雜草叢生，生番群居，現在都已經開發教化了，當年人們湧入開發這片處女地，各派系相互密謀、掠奪與謀殺。直到完全滅絕。」<sup>112</sup>

110 相關研究可參閱陳嘉惠，〈後龍溪上游地域社會之形成：以獅潭鄉竹木村南衡宮為核心之研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11 見 1891 年 9 月 18 日馬偕牧師致 Rev. Dr. MacLaren 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臺北：明燿文化，2015 年），頁 109。

112 見 1891 年 9 月 18 日馬偕牧師致 Rev. Dr. MacLaren 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109。

因此，馬偕刻意將傳教事工轉移到其他更重要的地方。此時，進入到獅潭底山谷見到的是 30 名男女及孩子們，並對著馬偕喊著「平安」、「感謝上帝」。這些教友是從新港那裡遷移過來的；也有一些客家移民在此。他們保留著馬偕留下的聖經與詩歌本，並在教堂的舊址蓋了 1 間房子，成為聚會的地方。馬偕曾經刻意不派遣傳教師來此地，經過這次的旅行仍在考慮是否在獅潭底設教。

1892 年 10 月馬偕南下視察北臺灣西岸各個佈道所，沿路包括：中港、土牛、月眉、後壠、新港、田寮<sup>113</sup>及獅潭底。記錄：

「獅潭底的人進步很大，活潑且熱忱，許多生番都表明意願。」<sup>114</sup>

「山區獅潭底，兩個有影響力的客家家族加入慕道友的行列」<sup>115</sup>

此時西岸的傳教點到達最高峰，由新港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各傳道點，又以平埔族及客家人為主。而獅潭底的信徒因為族群遷移，組成族群包含：新港來的道卡斯人、客家族群及當地的生番；彼此的關係也不在像前期互相敵對、爭地廝殺。

1893 年 6 月是馬偕第 2 次返回加拿大述職前，最後 1 次巡視西岸的傳教點，在獅潭底拍了許多照片，並舉行禮拜。<sup>116</sup>隔天繼續往內山前進：

隔日穿越生番徘徊的高山，到了獅里興（今南庄），在那裡我

---

113 應為目前苗栗基督長老教會。

114 1892 年 10 月 3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I》，頁 56。

115 見 1892 年 10 月 28 日馬偕牧師致 Rev. Dr. Cassels 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162。

116 1893 年 6 月 7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II》，頁 95。

們在樟腦公司（推測為腦寮）遇到了阿米諾夫先生，<sup>117</sup>在那裡留宿過夜。<sup>118</sup>

此次記錄，是馬偕日記中最後1次進入獅潭底。也因此，馬偕第2次返回加述職所撰寫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獅潭底也為60間禮拜堂及佈道所之一。直到1894年3月吳威廉的南巡記錄中，獅潭底教會仍持續運作中。<sup>119</sup>

### （三）、日治時期——1896年獅潭底教會再次消失

1893年8月～1895年11月，馬偕第2次返加述職。1895年12月回臺之時，已是日治初期，進入了極為不穩定的政局。當時全臺的教堂被日軍侵佔、破壞，傳教的重點被迫轉移為鞏固原設立的教會，重心轉為到臺北盆地的佈道所。1896年4月馬偕巡視西岸的禮拜堂狀況，新港、貓里、後龍、月眉，其中獅潭底已消失，直到1901馬偕過世前，一共南巡7次，<sup>120</sup>都沒有再到獅潭底的紀錄。1900年的傳教年度報告中，獅潭底也被除名。<sup>121</sup>是什麼原因讓馬偕第2次放棄獅潭底，主要原因包括日治時期，政局不穩定，加上地理位置較遠。

馬偕返臺後，尋訪各地禮拜堂及透過傳教師回報，多數禮拜堂被日本士兵破壞、佔據。1895年7月吳威廉牧師回報月眉禮拜堂被拆毀，傳道師因

117 推測為在臺俄商阿米諾夫（Aminaff），資料來源：程大學編，《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頁90。

118 1893年6月7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Ⅲ，頁95。

119 1894年3月22日吳威廉牧師致偕彼得牧師函，收入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1套1868～1901》，第1冊，頁24。

120 扣除只到竹塹禮拜堂傳道的時間，分別為1896年4月5至13日、11月6至17日、1897年11月4至13日、1898年1月22至24日、9月25至10月1日、1899年5月26至6月3日、12月13至25日。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Ⅲ，頁248～240、277～278、328～329、340、373～375、407～409、435～437。

121 1901年2月27日馬偕牧師致偕彼得牧師函，收入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1套1868～1901》，第1冊，頁186～187。

不願抗日，生命受到威脅而逃亡。<sup>122</sup>緊接著馬偕巡視西部禮拜堂桃仔園、中壢、大湖口…<sup>123</sup>各地的禮拜堂都被日軍佔領，<sup>124</sup>竹塹、中港…<sup>125</sup>等地禮拜堂破敗不堪。四處的傳道師及信徒也因角色尷尬，四處逃亡，許多人失蹤。雖然馬偕極力奔走，並寫信求助英國領事，以協助各地信徒與傳教師；但成效終究有限。為了顧全大局，馬偕將傳道重心轉到臺北盆地及西部重要城鎮。獅潭底距離新港至少 22 公里的路程，每次入山都翻山越嶺，如果信徒只是少數，不如花費時間在其他重要據點，因此日治初期馬偕的日記或書信紀錄中，就不再出現獅潭底。1900 年 6 月馬偕新增後龍東南方的城鎮：隘寮腳，<sup>126</sup>紀錄有 100 個信徒在此慕道。<sup>127</sup>當時的馬偕在臺灣的禮拜堂加佈道所只能維持 60 個數量，<sup>128</sup>如果走很長的佈道行程卻只能照顧極少數的信徒，不如評估設教的必要性。由表 2 可以清楚對照清代政局變化與馬偕獅潭底傳教的關係。

---

122 1895 年 7 月 23 日吳威廉牧師致偕彼得牧師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76。

123 1896 年 8 月 3 日，見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Ⅲ》，頁 263。

124 1896 年 4 月 17 日馬偕牧師致偕彼得牧師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91。

125 1896 年 9 月 2 日馬偕牧師致偕彼得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95。

126 現為苗栗公館。

127 1900 年 2 月 26 日馬偕牧師致偕彼得牧師函，收入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 1 套 1868 ~ 1901》，第 1 冊，頁 162。

128 設置佈道所，除了訓練傳道師之外，傳道師的薪水及傳道師舉家遷移的旅費都是 1 筆龐大的支出。

表 2：清末臺灣重要事件、獅潭底情勢及馬偕設教相關事件年表

年代	臺灣重要事件 v.s 獅潭底情勢	馬偕設教相關事件
1867	羅妹號事件	
1868		
1869	貓閣社人企圖以武力強佔獅潭底	
1870		
1871	牡丹社事件	
1872		馬偕到臺灣；設教淡水
1873	新港社道卡斯族與賽夏族簽訂「墾青山契字」；馬偕密集開始進入獅潭底傳道	設教五股坑、洲裡、新港、獅潭底
1874	日本出兵，攻打牡丹社生番；日本政府與清朝締結北京專約（9/22）。沈葆楨奉派至臺灣，清朝對臺灣的經營轉為積極。開始第 1 階段的「開山撫番」	設教八里坌、新店、水返腳
1875	1875 年 1 月後馬偕暫停進入獅潭底傳道	設教大稻埕、錫口、雞籠
1876		設教艋舺、三角湧、新莊、溪洲
1877		設教紅毛港
1878	1876 年起，黃南球在獅潭河流域的武力拓殖，改變了獅潭底生番的生活環境，大舉遷徙。逼使原來悠遊在西潭下撈（今永興、新店、和興）的賽夏族人退至馬陵、	設教竹塹、崙仔頂、北門口、月眉、5/27 與五股人士張聰明女士結婚
1879	圳頭、崩山下聚集為 3 社，以迄於今。	設教金包里、暖暖、枋寮；成立「滬尾偕醫館」
1880		1/1 馬偕返加拿大述職
1881		11/30 馬偕返回淡水
1882		設教後壠、枋橋頭；9/14 開設牛津學堂
1883		設教社後、中港及噶瑪蘭平原 11 處
1884	法國艦隊炮轟臺灣北部和澎湖，為劉銘傳所擊敗。獅潭南三村，在本年度黃南球的勢力達到八角林、下湖仔。	設教新社；3/3 女學堂開學
1885	因中法戰爭，臺灣從福建省獨立成臺灣省（9/5）；劉銘傳為第 1 代臺灣巡撫。進行第 2 階段「開山撫番」。	設教桃仔園、奇立簡；清法戰爭損毀 7 間教堂，信徒數 10 名殉道
1886	獅潭底的「武裝拓殖」，與生番結怨，到	設教頂雙溪及噶瑪蘭平原 5 處
1887	1886 年仍未解除。 <sup>133</sup>	設教噶瑪蘭平原 10 處、公館

129 本表相關獅潭底情勢，整理自獅潭鄉公所，《獅潭鄉志》（苗栗：獅潭鄉公所，1999）頁 12、66～67 頁。



## 馬偕與「生番」：十九世紀獅潭底教會的建立

1888	開辦臺灣郵政、設新式學堂、在臺北設置水力發電廠，為臺灣電力之創始。	設教大里簡、大洲
1889		設教噶瑪蘭平原4處、灰嗶仔、大崙崁、新埔；
1890		設教貓裡、擺里
1891	臺北基隆間鐵路完工；劉銘傳去職，邵友濂繼任。7/10 馬偕重新進入獅潭底傳道	設教北投、南崁、中壢
1892	10/3 進入獅潭底傳道，再次設教獅潭底	設教天送埤、土牛、圓窟仔
1893	6/7 最後1次進入獅潭底傳道	設教八芝蘭、大湖口
		9/18 馬偕2度返回加拿大述職
1894	日清甲午戰爭爆發	
1895	日清締結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4/17)。臺灣進入日治時期	11月底馬偕及全家返臺；12月與細川瀏牧師於艋舺教會共同舉辦臺、日聯合禮拜
1896	獅潭底停止傳教	設教頭北厝、坑仔
		乃木總督至淡水訪問馬偕，並參觀學堂
1897		
1898		
1899		設教客雅庄、愛寮下
1900	教會名單中，獅潭底被正式除名	設教景尾
1901		6/2 馬偕過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陸、結論

馬偕在北臺灣各地的傳教過程中，其實遭遇了各種大大小小的困難，包括：初期第1間禮拜堂（五股坑）興建時遭軍隊攔阻，艋舺、竹塹遭在地勢力的脅迫，三角湧暴民拿石塊攻擊…等。馬偕都想盡辦法克服，靠著時間、耐性，與居民建立良好關係。馬偕也曾經放棄少數的傳道點，但大多是調整

到信徒較多的區域，如：三重埔<sup>130</sup> 遷移到水返腳。<sup>131</sup> 也有因為地點偏遠、傳道成本過高而放棄，如：金包里。<sup>132</sup> 而完全被迫放棄的傳道點，「獅潭底」是唯一的 1 例。1873 年 10 月 10 日設立的馬偕所設立第 1 個專為「生番」的教會，卻也是最後 1 個專屬生番教會。

1873 年為了與東部生番溝通而多次進入獅潭底生番領域，在當時是非常大的突破，畢竟文化及慣習都不相同的族群，在相處及溝通上，都要長時間的磨和，甚至還可能有生命危險，期間會產生的問題，可想而知。1873 年 12 月 25 日傳道師許銳被殺後，經評估，在 1875 年馬偕第 1 次放棄進入獅潭底傳教，時為四周族群爭地，部落中大小征戰不斷；接著進入清政府第 1 期的「開山撫番」政策，生番領域開始被合法並大舉入侵，各地戰亂四起的時期。經過了 16 年後，1891 年各方的勢力都已成定局，馬偕才再次受邀進入獅潭底。1896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各地禮拜堂被破壞、佔據，馬偕為了維持其他禮拜堂正常的運作，重心轉向臺北盆地及西岸重要城鎮，只好再次放棄偏遠的獅潭底；由此也看得出「地方勢力」與「政治力」對於傳教工作的影響。

如果馬偕生涯中，能在原住民領域中，設置禮拜堂、並對原住民傳教，對西方基督教會而言，將是世上一大創舉，當然也是馬偕所期待的。只是 1873 年獅潭底賽夏族為主的聚落，到 1892 年轉變成客家人及道卡斯人為主的部落、少數原住民族，這與馬偕所期待的還是有落差，而且不免遺憾，也因為獅潭底的經驗，馬偕對於原住民部落的傳教也更為謹慎小心。除了獅潭底之外，雖然在日記上出現「savages」一詞，還包括三角湧、大嵙崁、新店、

---

130 現今的南港。

131 現今的汐止。

132 現今的金山。

加里苑、南方澳後山等地，但並未見馬偕有針對原住民傳道的行動。獅潭底傳教對馬偕而言，是 1 個與原住民接觸重要的經驗，但也因其失敗而使得後來的宣教策略，仍以漢人與平埔族為先。在馬偕的想法中，無法對原住民傳教，其中有太多的阻力與問題，只有等未來再處理。

## 參考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卷下。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年。

李仙得著，費德廉、羅效德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臺北：遠流文化，2012年。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1935年）、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本文篇原日文版》。臺北：南天書局，2011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7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3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年。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J A. Macdonald 編，林晚生 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臺北：前衛，2007年。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1871-1901》，I - III。臺北：玉山社，2012年。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陳冠洲、Louise Gamble 總編，《北臺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臺灣之紀事第1套 1868 ~ 1901》，1-5冊。臺北：明燿文化，2015年。

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George William Mackay 選編，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出版社，1996 年。

## 二、專書

大國督著、陳嘉陸譯，《臺灣の天主教小史》。臺北：杉田書局，1941 年。

史蒂瑞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 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臺北：前衛，2009 年。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臺北：順益博物館，2004 年。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探險福爾摩沙》。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

林修澈，《賽夏族史篇》。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2000 年。

酋卡爾著，尤哈尼·張英華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臺北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 年。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卷上。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臺灣銀行，1958 年。

郭和烈，《偕叡理牧師傳》。嘉義：臺灣宣道社，1971 年。

程大學編，《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苗栗縣鄉土史料》。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5 年。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 (1840-1919)》。中和：國立臺灣圖書館，2004 年。

劉益昌，《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叢書 大安溪後龍溪上游的住民》。苗栗：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 年。

楊多默監牧著，陳嘉陸譯。《天主教來臺傳教壹百年簡史（原：日文臺灣傳教史）》，高雄：天主教道明會，1960年。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3輯》。臺南：人光，1995年。

賴盈秀，《誰是賽夏族》。臺北：向日葵，2004年。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120週年年鑑1865～1985》。臺北：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1985年。

獅潭鄉公所，《獅潭鄉志》。苗栗：獅潭鄉公所，1999年。

### 三、期刊論文

古庭瑄，〈馬偕設立之噶瑪蘭教會量變的研究(1873-1923)〉，淡水：淡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王鈞生，〈基督教與明清兩朝〉，《基督簡史——基督教及西方發展史與中國》。臺北：宇河文化，2012年。

王政文，〈天路歷程：臺灣第1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

苗栗新故鄉協會，〈賽夏族的山林經營〉，《苗栗文獻》，期數7：21（2002年），頁13-24。

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臺灣風物》，第65卷第2期（2015年），頁23~89。

林昌華，〈「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臺北文獻》，第180期（2012年），頁209～244

林素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臺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1912-1990)〉，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高加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史學》，第24期（1998年），頁50~86。

- 陳立宙，〈馬偕教育活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陳偉智，〈族群、宗教與歷史——馬偕牧師的宜蘭傳教與噶瑪蘭人的族群論述〉，《宜蘭文獻雜誌》，第33期（1998年），頁43-72。
- 陳嘉惠，〈後龍溪上游地域社會之形成：以獅潭鄉竹木村南衡宮為核心之研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許妝莊，〈從偕醫館到馬偕紀念醫院——殖民地近代化中的醫療傳教（1880-1919）〉，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 曾柏翔，〈馬偕教育志業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第11卷第1期（1981年），頁19-36。
- 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第11卷第2期（1981年），頁26-46。
- 黃卓權編，〈獅潭山區的拓墾〉，收入黃卓權編著《苗栗內山開發之研究專輯——附廣泰成文物史話》（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0年）。
- 葉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1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劉序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2期（2006年），頁91-126。
- 賴英澤，〈第1編：清朝時代 第1章南部教會傳教時期（1865～1875）〉，《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頁6～12。

羅永清，〈漂流船與臺灣原住民的遭逢——清末以來的國際法爭議〉，《原住民族文獻》，第2期（2012年），頁23~89。

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四、網路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6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6/533.htm](http://www.laijohn.com/book6/533.htm)（2015年11月30日點閱）。

#### 五、英文

Bonham Ward Bax, *The Eastern Seas;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H. M. S. Dwarf in China, Japan and Formosa*.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1875.

William Campbell (甘為霖), *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 (臺灣宣教之成功), vol. II, London: Trübner & Co. 1889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Mackay and the Savage - the Establishment of  
Sai-tham-toe Church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Yin-chun Tseng\* Kun-chen Ch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history, Mackay had built 60 churches during his 29-year-long missionary work, among which the most in-to-the-mountain one is called Sai-tham-toe while the target for missionary is the South SaySiyat.

Since 1873, the second year after Mackay arrived the northern Taiwan, he entered an area for head hunting, the South SaySiyat tribe, to carry out missionary work. At that time the people of ShinKan “DaoKaShih tribe” invited Mackay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ary work with them just to grow strength upon signing the contract of “KenTsingSanChiChih”. Though the Sai-tham-toe church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on October 10<sup>th</sup>, 1873, the settlement of Sai-tham-toe was not peaceful at the time. Killing events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as the local SaySiyat tribe fought for lands with the Hans (Hakka), the Plains Aborigines (DaoKaShih), and the native aborigines (TaiYa). At the year-end of the same year, the missionaries sent by Mackay were also killed, because of which the church established for just three months was terminated.

In 1875, the Tsing Dynasty deployed a policy called “KaiSanFuFang” which is to develop the mountain area and educate the local savages, since then the distribution of tribes of Taiwan has changed. Two most famous pioneers

---

\*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ssociate Professor,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of Sai-tham-toe mountain area were NanCho Huang and ChiKuang Liu, who used force to expel the aborigines and gained plentiful resource of camphor. This made Mackay unable to locate the South SaySiyat that he once carried out the missionary work to and instead the Hans (Hakka) and the Plain Aborigines (DowKaShih tribe) settled in this area.

Keywords: Mackay, Presbyterian Church, missionary work, Sai-tham-toe, Plain Aborigines, SaySiyat